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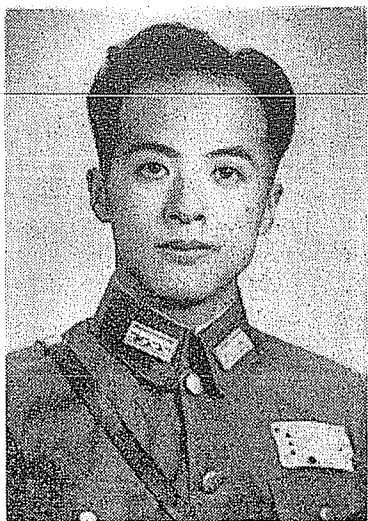
蘇州壯士顧偉(上)

喬 家 才

戴笠將軍和顧偉

收容傷兵組保鄉隊

「上有天堂，下有蘇杭。」蘇州是好地方，山明水秀，風景幽美；田地肥沃，物產豐富。人民生活富裕，文風鼎盛；民性溫順和平，文質彬彬，不喜歡從軍打仗。可是當國家民族受到外族侵略蹂躪的時候，也會揭竿而起，不顧危險，奮



民國二十八年任軍委會軍統局蘇州站站長時的顧偉先生。

勇抵抗。抗戰時期，顧偉這班人，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。

從民國二十年至廿六年之內，日本軍閥發動了「九一八」、「一二八」、「七七」、「八一三」好幾次侵華戰爭。他們揚言，中國的軍隊不堪一擊，三個月可以滅亡中國。他們那裏想到，淞滬戰爭爆發，在上海一地，我們就整整抵抗了三個月，迫使日本不得不再三增兵。戰爭延長，泥淖越陷越深，速戰速決的戰略無法得逞。

日本軍閥惱羞成怒，展開大屠殺，以示報復，南京城內就殺了十幾萬人。蘇州淪陷，也不能倖免，到處燒殺擄掠，死傷遍野。顧偉親眼看到，十幾位在河邊洗衣服的婦女，被一隊騎馬的敵兵一一射死，倒在河裏。他看在眼里，恨在心裏，下定決心，投筆從戎，奮起抵抗侵略，爲中國人報仇雪恨。

當年顧偉祇有二十歲，個兒不高，看起來，完全是個文弱書生，他却熱血澎湃，整整和敵人纏鬥了八年。顧偉家住蘇州齊門外胡巷鎮，靠近

蘇常公路，距離京滬鐵路，也不大遠。淞滬戰爭結束，國軍西撤，好些負傷官兵不能隨部隊行動，流落京滬線一帶，無人照顧，狀極悲慘。顧偉奮起救護，收容了許多傷病官兵。

李永珍係東北軍劉多荃師的連長，頭部受傷很重，下顎裂開，流落黃埭街頭，命在旦夕。顧偉把他接到家裏，請大夫給他醫療，才保住性命。李永珍傷愈，非常感激顧偉活命之恩，成了很好的朋友，往後打游擊的得力伙伴。

顧偉又收集了幾十支散兵遺棄的槍枝，用來裝備傷癒的官兵，組織一支隊伍。這些國軍官兵，都是久歷戰場，能征善戰的好手，又有做過連長的李永珍協助，很快就成了一支相當堅強的武力。

淪陷初期，地方上的土匪和不務正業的流氓，乘機竄起，到處搶掠，使地方不得安寧。顧偉就用這支武力來保衛家鄉，對付土匪。經過幾次清剿，歹徒斂跡，土匪肅清，地方安寧。鄰近各縣的流散官兵，聞風來歸，顧偉的這支武力很快壯大起來，成了蘇州、常熟一帶地方的安定力量。

，得到民衆的擁護和依靠。

蘇常道上突襲敵軍

顧偉看到敵人的軍用卡車，經常在蘇常公路上，風馳電掣，呼嘯而過，非常憤怒。他想，我既然掌握了這樣一支武力，不是正好用來對付敵人嗎？怎麼能讓他們橫行呢？好！先破壞交通，再襲擊敵人。他們開始焚燒公路上的木造橋樑，攻擊馳過的敵人軍車。

他和李永珍商妥襲擊的辦法，準備搞個痛快。在一個月黑無光的晚上，敵人的車隊從蘇常公路經過，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之下，車輛被炸翻，又遭受突擊，護車的敵兵和駕駛兵都被打死。有輛卡車上載着幾匹高頭大馬，從車上跳下來，奔馳田間。

南方不比北方，到處水田，到處溝渠，小河縱橫，利於行船，不利於馬匹馳騁。所以這些無韁的馬匹，用處不大。如果帶回胡巷鎮，敵人下鄉追尋，一旦被發現，會給胡巷鎮帶來意外的禍害。迫不得已，將這些馬匹一一槍殺，予以解體，分裝在麻袋裏，沉入河底。沒有想到，時間一久，馬肉泡脹發酵，麻袋紛紛從河底翻浮水面，散發出腐爛臭氣，令人發嘔。因此，大家紛紛傳說，顧偉殺了好多日本鬼子和日本戰馬。

「你爲保衛地方，組織武裝部隊。」顧偉的父親顧老太爺對他說：「現在你殺了許多日本兵，又殺了日本戰馬，惹出禍來。一旦日本人知道，會來掃蕩，給胡巷鎮招來意外的麻煩和意外的損失。因此，你必須帶上你的隊伍，趕快離開家

鄉，以免地方遭受蹂躪。」

敵人遭受想不到的損失，非常震驚，謠傳要下鄉掃蕩，引起地方上很大恐懼。顧偉細察情況，不能不離開胡巷鎮，但是往那裏去？

這時候忠義救國軍第五支隊阮亞承（清源）聯合第六支隊、第十支隊，在澄（江陰）錫（無錫）虞（常熟）地區已經成了氣候。尤其是阮亞承在艾家橋突襲敵人，殲滅了上百的日本人，一戰成名，成了抗日英雄。老百姓看見阮亞承的忠義救國軍真正抗日，打日本鬼子，得到老百姓喝彩，真誠擁護，軍民打成一片，基礎鞏固，成了堅強壯大的抗日游擊部隊。

顧偉衡量實際情勢，他的那點部隊，在蘇州單獨對抗日本鬼子，很難撐持長久，祇有投奔阮亞承，依靠他的強大力量，才能生存，才能繼續抗日。於是，率領他的隊伍，到江陰投奔阮亞承，成了忠義救國軍。

策反偽軍擴大勢力

敵人在佔領區的兵力有限，無法控制佔領區域，不得不利用偽軍，維持地方，好些有野心的人，乘機借上敵人的聲勢，成立偽軍隊伍，發展自己的力量。真正甘心做漢奸，爲虎作倀的，實在是少數。蘇州黃埭的偽保安團長黃文燦，副團長孟少先就不是真心效忠日本軍閥的。他們在黃埭收容了不少失散的國軍官兵，有些和李永珍同過事，容易聯絡。

顧偉在赴江陰以前，已經打定黃文燦和孟少先的主意，要李永珍率領一部人去投奔他們，打

算在保安團生根。顧偉到江陰時，李永珍已經做了黃埭保安團的大隊長，有了相當勢力。黃文燦和孟少先本來對於顧偉不怕危險，收容傷病官兵，予以醫療，認爲既愛國，又義氣，非常欽佩，再經李永珍鼓吹，介紹，成了朋友。

顧偉心想，偽保安團裝備不差，如果將黃文燦和孟少先策反過來，不但可以打破敵人以華制華的迷夢，也可增加忠義救國軍的實力，擴展游擊地區，由澄錫虞擴展到蘇州，不更好嗎？黃埭是蘇州的富庶市鎮，盛產西瓜子，在江南遠近馳名。保安團對這個地區的情形熟悉，關係好，可以控制，對忠義救國軍有很大幫助。顧偉把策反黃埭保安團的計劃報告阮亞承司令，他非常贊成，要顧偉加緊進行。

這是淞滬戰爭以來，忠義救國軍第一次進行策反工作，也是偽軍第一次起義反正。如果成功，不祇是一個好的開始，可以打擊敵人的銳氣，同時，也可以提高游擊區的士氣，更可以增加民衆的喝采擁護，一舉數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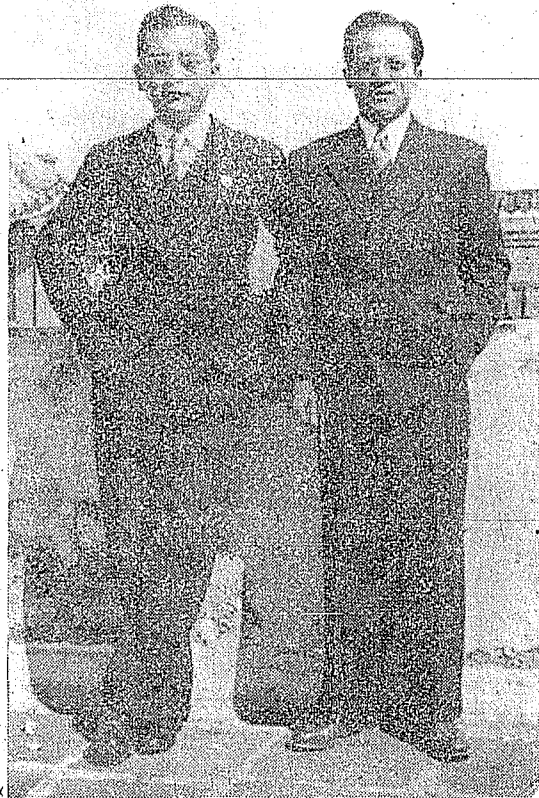
黃文燦和孟少先早對阮亞承的威名知道的很清楚，十分敬仰，經顧偉從中聯繫，李永珍在內部推動，很快成熟，約定反正日期。阮亞承率領忠義救國軍第五支隊，黃昏以後，從江陰祝塘出發，午夜和反正的保安團在蘇州甘露蕩口之間會師。保安團由孟少先和李永珍率領，準時到達，和接應的部隊會合後，於拂曉以前，安全抵達第五支隊基地。

這次策反，事先計劃週密，神不知，鬼不覺，一夜之間，黃埭的保安團由偽軍變成抗日部隊

忠義救國軍，蘇州和澄錫虞地區的老百姓風聞，非常興奮。而且在這一地區的其他偽軍，心理上所受的影響非常重大。他們雖然沒有反正，盡量減少和忠義救國軍的對抗，還要設法拉攏關係。最大的作用，從此以後，敵人對偽軍的信心動搖，加深敵軍與偽軍之間的矛盾。

新四軍的談談打打

二十八年三月，忠義救國軍成立淞滬指揮部，戴笠將軍派楊蔚為忠義救國軍副總指揮兼淞滬指揮官。楊蔚以第二縱隊司令阮亞承所部為主力，轄第五、第六、第十支隊，又將第一支隊湯毅生和第三支隊王春暉調來澄錫虞地區，加強淞滬



抗戰時期顧偉先生(右)與程克祥先生(左)合影。

指揮部的實力。指揮部又成立一諜報大隊，調顧偉為大隊長，展開諜報工作。

忠義救國軍和敵軍作戰，經常遭受共產黨新四軍偷襲，形成兩面作戰，非常吃力。楊蔚想到，共產黨既已服從國民政府，假如和新四軍進行談判，或者合作抗日，或者請他們退出淞滬指揮部的游擊區，各自抗戰，不是很好嗎？於是派顧偉為代表，和新四軍代表熊某在江陰無錫交界的西洋橋鎮，談判過兩次。談歸談，打歸打，共產黨祇為目的，不擇手段，根本不講信用。不講信用，談判有甚麼用？一切都是廢話。顧偉和共產黨談判中，領略到不會有結果，祇有吃虧。因為情勢於他們有利時，態度非常強硬，氣勢凌人。情勢於他們不利時，他們會卑躬屈節，好話說盡，一轉瞬又變了。

當顧偉和新四軍代表談判時，共產黨代表熊某很負責地表示，互不侵犯，各自抗日。不料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

日夜，新四軍陳毅所部，乘江陰、常熟、無錫、武進各地敵軍向我游擊區攻擊時，實施他們以多吃少慣技，以四個團圍攻我駐無錫安鎮的第二支隊。支隊司令王春暉勇敢善戰，為忠義

救國軍打硬仗的能手，堅強抵抗，新四軍不得逞。顧偉正好因公來到第二支隊，隨王春暉整整戰鬥一天，看到共產黨真正面目。

王春暉以一個支隊，抵抗新四軍的四個團，從二十日夜打到二十一日下午。指揮官楊蔚得悉，偕同參謀處長郭履洲第十支隊和第五支隊一部，經長涇南下，支援第二支隊，和新四軍激戰於安鎮以北膠山，第二支隊乘勢逆襲，才向北突出重圍。

安鎮和羊火兩地的敵軍知道新四軍在襲擊忠義救國軍，也乘機出擊，新四軍趕緊遁走，讓楊指揮官和郭參謀處長好來承受敵人的攻擊。共產黨手段毒辣，令人髮指。這一仗共產黨並沒有檢到便宜，反而因為他們使用人海戰術，死傷將近千人，忠義救國軍傷亡不過兩百多人。忠義救國軍有了這一次的經驗，通知各支隊對新四軍嚴加戒備，不再和他們談判。

蘇州站長牛刀小試

顧偉任淞滬指揮部諜報大隊長，成績很好，楊蔚向戴笠將軍推薦，由他繼程一鳴任軍統局蘇州站站長，立即獲得戴先生同意。顧偉為推展京滬地區工作，將蘇州站擴大組織，屬有上海、常熟、蘇州三個工作組，一個爆破組和一個行動隊。他們配合忠義救國軍，對敵展開破壞和行動工作，成績輝煌。顧偉做了蘇州站長，牛刀小試，先由錢啓華破壞偽蘇州廣播電台，制裁江蘇省偽大民會會長。又在蘇州和上海，先後做了兩次破壞工作，非常成功。

破壞蘇州蘇綸紗廠——蘇州淪陷以後，規模很

大的蘇綸紗廠被敵佔據，實施軍事管理，所生產的綿紗布匹，悉數供敵軍用。當時敵佔領區域，棉紗布匹十分缺乏，敵人以侵略勝利者的聲勢，毫無理由，來個軍事管理，強佔接收，業主無法，逼於威勢，祇好讓他們接管。蘇州站奉命予以破壞，以打擊敵人。顧偉先聯絡紗廠內痛恨敵人的領班，予以訓練，又派爆破組的同志以工人身份，混入廠內，協同領班，於二十九年元旦，用縱火劑將廠內紡紗設備焚燬，迫使生產停頓。敵人害怕繼續破壞，霸佔空廠，沒有意思，不久解除軍事管理，發還原業主經營。

破壞上海江南造船廠——江南造船廠創設於滿清時代，經多次擴建，成爲我國最大造船廠，能建造多種艦艇。淞滬撤退時，來不及破壞，遂被敵人利用，作爲敵海軍修護補給據點。上海組選定爲破壞目標，組長朱鳴春聯絡廠內工人，多次縱火、爆炸，破壞了造船廠的天羅間、水馬達、風馬達、木造船、油漆間、企口板廠。因爲破壞的很嚴重，一時不能修復，曾陷於停頓狀態。

朱鳴春在上海工作，非常努力積極，又於二十九年十一月間，冒險通過敵人警戒線，炸燬高昌廟水電廠，予敵以嚴重打擊。

天馬專車被炸出軌

蘇州站破壞京滬鐵路，前後多達十七次，炸燬火車頭十個以上，使敵軍運輸蒙受極大損害。敵人保護京滬鐵路，像保護他們的命脈一樣。他們爲防止破壞，於鐵路兩側挖掘深溝，溝外架設電網，沿線建築碉堡，駐兵巡邏防守。所以，要破壞鐵路，必須在碉堡視線以外，避開敵兵巡邏

時間，越過濠溝和電網。

埋裝地雷或炸藥，也不簡單，不能大意，露出一點痕跡，若被巡邏隊發現，前功盡棄。挖掘時，須小心謹慎，把上面的一層石塊，輕輕移置一旁，等到炸藥地雷埋裝妥當，再將原先的石塊鋪在上面，不露絲毫挖掘的痕跡，才能避開敵人的耳目，不被發覺。所以，爆炸行馳於鐵路上的列車，非常辛苦，極不容易。

汪兆銘投敵後，決定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，在南京簽「調整中日關係條約」的賣國協定，並發表中日滿共同宣言。也就是汪兆銘正式承認日本軍閥製造的偽「滿洲國」，日本才正式承認汪兆銘的南京偽政府。

這一天，上海的敵僑人員乘天馬號專車，從上海到南京參加簽約典禮，以壯聲勢，事先大爲宣傳。爲了給汪兆銘偽組織當頭棒喝，戴先生命令蘇州站，必須將這一系列所謂「天馬號專車」予以爆炸。

爲了確實達成任務，顧偉和爆破組組長王仲青幾次實地勘察，選擇好埋裝地雷最適宜的地點。二十八日夜晚，顧偉和王仲青率領爆破組同志，在蘇州唯亭車站附近，越過電網和濠溝，埋設了兩枚地雷，用電導引發，由詹宗象和薛蕪兩位同志負責操縱按紐。這一夜，正是農曆十月二十九日，天暗無光，利於行動，進行非常順利。

二十九日，當天馬號駛過，地雷準確引發爆炸，前面的一個地雷剛好炸翻車頭，阻止後面的車箱跟進。後面的一個地雷爆炸，又催着列車往前衝。結果，整列天馬號專車被炸出軌，擠作一

堆。車上有日本內閣慶賀專使二人，大佐二人，隨員的和偽組織的漢奸多人，被炸的非死即傷。

詹宗象和薛蕪潛伏在鐵路以北三百多公尺的樹叢中，聽到爆炸聲音，想實地觀察爆炸情形，膽大而不細，剛走出樹叢，就被未炸死的護車敵軍看見，舉槍射擊，詹薛兩同志因而殉難，成爲蘇州站首先殉職的同志。

因爲爆炸地點正好在京滬路的中間，消息很快傳到上海和南京。外國通訊社爭相報導這件驚天動地，爲慶賀敵僑簽約大典的專車被炸，加以渲染，利時傳遍全世界。高蔭祖所著，四十六年出版的「中華民國大事記」，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這一天記載：「京滬路火車被炸，敵僑死傷百餘人。」就是指蘇州站這一次的大傑作。這次爆炸，不祇給予敵僑嚴重一擊，同時也振奮了京滬地區的人心，個個稱快。

一羣年輕人的幹勁

顧偉做蘇州站站長，祇有二十三歲，恐怕是軍統局最年輕的站長了，也祇有戴先生用人，有這樣的魄力。站長年輕，所以，蘇州站的同志也大多數是二十歲剛出頭的愛國青年，熱血澎湃，人人奮勇，個個爭先，富有強烈的殺敵除奸的決心，才能做出許多轟轟烈烈，震撼敵人和漢奸們的壯舉。

常熟組組長姚俊升和常熟組的同志潘其熊、郭俊才、蔣履平、邢再華這一夥生龍活虎，天不怕，地不怕的小伙子，戰氣高昂，同仇敵愾，在常熟一帶發揮了很大威力，使敵僑漢奸喪胆，寢食難安，收到抗戰的輝煌效果。

先說殺敵：

常熟日本憲兵隊長籐田，生性殘暴，以虐

殺中國人為樂事，實施血腥鎮壓，作惡多端，常熟的老百姓視如狼虎，人人害怕，姚俊升決心撲殺此獠，為常熟除害，為同胞復仇。

籐田以為常熟已被他統制，常熟的老百姓都被他征服，誰敢動他一根毫毛？他經常到花園飯店巡視，注意來往的旅客，也當做他的行館。姚俊升以為這種地方，最好下手，容易逃脫，偕同蔣履平選定一個便於下手的時間，潛候花園飯店，等到籐田到達，一槍斃命，他們安全撤退。血債血還，一個兩手沾滿血污的日本憲兵隊長被愛國青年，抗戰勇士打死，不是一件小事，大快人心。

組員郭俊才曾擊斃大澤大隊的副官金光雄，他不是日本人，可是他狐假虎威，欺壓中國人，比日本人更壞。大部分跟日軍到中國的韓國人，都抱有復國的志願，暗中和抗戰人士聯繫，唯獨金光雄，助紂為虐，橫行常熟，所以予以剷除。

邢再華在南門擊斃日本憲兵川上士，日本憲兵軍曹的權力很大，可以單獨處理案件，有生殺予奪的權力。川上是個惡魔，他的殘暴，不在籐田以下，罪惡纍纍。邢再華為常熟又除去一害。

再說除奸：常熟雖然很熱鬧，不過是京滬線上一個縣，當然不會有大顯赫的漢奸，但是次一等，為敵人組織偽組織，為偽組織工作的漢奸，大有人在，

也不能不予警告，予以剷除。常熟組先後擊斃常熟營業稅局局長沈鍾麟，偽特工總部常熟分站行動隊長戴季祿，常熟偽警察大隊章仁霖。這幾個漢奸被剷除，做漢奸工作的個個心驚胆怕，收到殺一警百的效果。

一一華除奸縣長斃命

顧金華是東吳大學短跑名將，在田徑場上風頭十足。因為日本軍閥掀起淞滬戰爭而輟學，他沒有隨着若干青年們到後方去，參加了顧偉領導的敵後抗戰工作，成為蘇州站最勇敢、最出色的同志。顧偉任蘇州站長以後，顧金華以行動成果來慶賀他，破壞了蘇州敵偽廣播電台，又破壞了日本人經營的百貨公司。顧金華成了顧偉的得力助手，呈准擔任行動組組長。

蘇州成為偽江蘇省的省會，偽省政府所在地，蘇州縣長郭曾基也就成了偽江蘇省的首席縣長，蘇州站奉准予以制裁。這個責任落在顧金華身上，他要在蘇州大顯身手。

剷除郭曾基，最好在偽縣政府以內進行，影響力比較大些。但是縣政府駐有日本憲兵隊和偽保安團，戒備森嚴，不容易下手，就是混進縣政府，也非常困難。所以，要在縣政府以內除奸，事實上無法進行。

他們想到在街道上埋設地雷，等待郭曾基的座車經過時，予以爆炸。在當街埋設地雷，必須租用一個院落，由院落向街心秘密挖地道，才能裝置炸藥。租用合適的院落不易，挖掘地道更困難。最大的顧慮，蘇州城內街道窄狹，兩邊住戶稠密，一旦爆炸，會震垮兩邊的房屋，也會炸傷

戴笠將軍和活躍在東南前線的忠義救國軍中美官員合影。



街上的行人。鋤奸殃及老百姓，萬萬不可。所以，埋設地雷也行不通。

顧金華非常勇敢，他說：「當街攔車突擊，在衆目睽睽之下，爲國除奸，效果最大，即不幸以身殉難，也是最合算的。」

顧偉和顧金華多次暗中觀察郭曾基的座車每天所經過道路，選擇一處適宜下手的地點，由顧金華偕同錢啓華負責執行，他們兩位的射擊技術都很準確，決定先擊斃隨車的兩名衛士，除去障礙，再進行鋤奸。

二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下午，郭曾基從家裏出發，乘車到縣政府，經過城內石皮弄，人羣中閃出兩位青年，動作迅速俐落，突然舉槍射擊，二名衛士立刻斃命，司機伏下，不敢動彈，不敢再開車。顧金華和錢啓華各給郭曾基一槍，倒在車裏。蘇州縣長被愛國青年在城內，當街打死，敵僞震驚。

二華完成任務，混入人羣，乘混亂之際，飛奔出城，由城外接應的同志掩護，到達安全地區。日本憲兵隊和保安團聽說縣長在皮石弄被人打死，緊張起來，趕到出事地點捉人，連個影子也摸不着，於是虛張聲勢，封閉城門，在城內搜索兩天，鬧得蘇州城內風聲鶴唳，雞犬不寧，人心惶惶，更增加恐怖氣氛。

大陸沉淪，顧金華和錢啓華繼續潛伏大陸。四十年十二月在蘇州被共產黨殺害。

清鄉僞官反被人清除

「做生意要做五洋，做官要做清鄉。」這是抗戰時期，江南敵區最流行的民謠。五洋是指洋

油、洋燭、洋火、洋布、肥皂等洋貨，做生意的商人把這些洋貨囤積起來，一定賺錢。「清鄉」是指敵人帶領僞軍漢奸下鄉掃蕩抗日游擊隊，叫做清鄉。敵人痛恨抗日游擊隊破壞交通，焚燒倉庫，襲擊碉堡。平時不敢出城，不敢離開碉堡據點，過些時候，集結相當兵力，配合僞軍，出城下鄉，遊行一趟，美其名爲掃蕩清鄉，嚇唬嚇唬老百姓。實際不敢深入，害怕游擊隊來個反掃蕩。敵人每次清鄉，所經過的地區，民間財物被他們掃蕩一空。年輕婦女必須趕緊躲藏起來，不要被敵人發現。跟隨敵人清鄉的僞軍軍官，乘機大發橫財，所以說：「做官要做清鄉」。老百姓最恨清鄉的漢奸。

京滬鐵路沿線的敵僞軍，在蘇州常熟間的涇塘鎮設立了一個聯合清鄉指揮所，指揮這一帶的敵僞軍下鄉清剿抗日隊伍。這個聯合指揮所成立以後，清鄉的次數也隨着增多了。蘇州站在這個聯合指揮所成立之初，就派李仲杰同志混入，做庶務和攝影，名爲敵僞工作，實際在調查敵僞清鄉的實力和調動情形，由蘇州站隨時電告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部和在澄錫虞地區活動的部隊，不使遭受襲擊，對忠義救國軍幫助很大。

顧偉覺得這個僞聯合清鄉指揮所，經常借清鄉騷擾地方，老百姓痛苦萬分，也痛恨萬分，必須予以懲戒，有除去的必要，向重慶請示，核准對這個敵僞聯合組織，予以行動。

顧偉和李仲杰研究，對這批清鄉惡徒，來個一網打盡，徹底清除，最好的方法就是下毒。他們已經弄到一種無色無味的毒藥，決定乘開飯時

間，由李仲杰下在飯菜中間。日本人處處小心防範，聯合清鄉指揮所平時防範很嚴，除了廚司，一概不准進出廚房。李仲杰因爲管理事務，和廚司接近，算是例外，可以到廚房打個轉。現在有了任務，毒藥藏在身上，時時注意，選擇時機。

一天，廚司做蛤蜊燉魚湯，從廚房裏放散出香味，知道是道很受歡迎的好菜。李仲杰乘廚司離開片刻的空間，把藥粉放進鍋內，這道菜上桌，指揮所的敵僞首腦個個稱贊味道鮮美，吃了個乾淨。不待席散，毒性發作，一個個倒了下去，趕快送蘇州醫院急救，有的死在途中，少數中毒較輕的，雖然得救，沒有死去，也因內臟受傷，成了病夫。

這個爲害地方的聯合指揮所，所有的敵僞人員，被李仲杰的一包粉末掃蕩了個乾淨，草草收場，蘇州和常熟鄉間，得到暫時的安寧。

策反不慎被捕入獄

蘇州站成績不差，三十年春顧偉奉戴先生命，到重慶參加軍統局九週年「四一大會」。曾蒙委員長 蔣公單獨召見，面予嘉勉，這是顧偉一生最引爲榮幸的。這一年，常熟組孫志明獻議，策反他的親戚朱政參加抗戰行列，顧偉同意進行。

朱政係李士羣的重要幹部，僞特工總部的專員。進行不久，十二月八日日本空軍突襲美國珍珠港，摧毀美國海軍，對英美宣戰，同時大舉南進，有橫掃太平洋的趨勢，上海租界也被接管。朱政和孫志明以爲日本將稱霸世界，獲得勝利，意志動搖，孫志明反被朱政所策反，出賣了顧偉。十二月十六日，顧偉和上海組組長朱鳴春、情

報第二組組長陳蕉桐在上海被捕，押於極司非爾路七十六號偽特工總部。但是顧偉沒有由李士羣審訊，而由駐特工總部的日本憲兵特高科掌管。朱鳴春非常努力，上海組的成績很好。因為他和袁殊的關係好，以上海岩井公館為掩護，活動非常方便。袁殊以「興亞建國運動」和李士羣對抗，朱鳴春既是袁殊的人，偽特工總部非常痛

追思浦師母陸佩女士 周道濟

民國四十三年秋，我考入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，在修讀碩士學位期間，浦老師邀我曾授過我們二門課，一為「西洋政治研究」，一為「西洋近代政治思潮」。其時，浦老師並且是我的碩士論文的指導教授。四十五年秋，我在原所攻讀博士學位，浦老師也授過我二門課，一為「中國近代政治得失研究」，一為「政黨研究」。其後，浦老師又是我的博士論文的三位指導教授之一（另有王雲五老師和薩孟武老師）。因此，我和浦老師之間，自然產生了濃厚的師生情誼。也由於這層關係，我認識了浦師母——一位和藹慈祥、精明能幹、重感情、而又嚴別是非的偉大女性。

我們這批研究生，於讀書之暇，有時也到浦老師的寓所去請教。浦老師住在臨沂街的時候，我們去的次數較多；自浦老師擔任教育部政務次長，並代理部務後，我們去的次數則較少，因為浦老師的公務太忙，我們不忍心打擾他太多。

我前往浦老師的寓所時，多半和馬起華兄一道去。如浦老師在家，我們便請教一些學業上的問題，浦老師固長於條分縷析，更長於畫龍點睛，我們的茅塞於焉洞開。如浦老師外出

恨。這次被捕，李士羣看來，是雙重仇恨，終於犧牲成仁。

陳蕉桐是偽特工總部崑山站站長，不甘心從事漢奸賣國勾當，經顧偉策反成功，擔任蘇州站的工作，破壞不遺餘力，陳蕉桐祇要得到一點風聲，立刻密報顧偉，因此，我們的不少同志逃過

，而師母在家時，她一定留我們坐下來，細心問我們的生活起居，娓娓而談，毫無倦容，有時更為我們準備點心。記得有一次，師母還燒了很多菜，堅留起華兄和我吃午飯。我們對浦老師有七分敬，也有三分的畏，這次午餐，由於浦老師不在場，而師母又善於勸食，故起華兄和我吃得特別多。事後，起華兄每神采洋溢地對我說：這是他多年來吃得最好而又最飽的一次。說實在的，當時起華兄和我都是一人在台，我們對浦師母這種家長式的厚愛，是非常銘感的。

每年聖誕節的晚上，浦老師的寓所都有一次盛大的餐會，餐會的主人是浦老師和師母，而實際負責人則是師母，至於客人則是政大政研所的全體學生。談天、打橋牌、下象棋及圍棋，用自助餐，一盤又一盤，好不熱鬧開心。每年此時，從下午六時，一直要鬧到晚上十點多鐘，才各自離去。

浦師母對於同學們的女朋友問題，一向很關心，問長問短，往往不厭其詳。當時，馬起華兄似乎有優先權，其他同學都排在後。由於起華兄的努力不够，頗影響了其他同學的進度。如今，起華兄已於幾年前結婚，夫人賢淑

李士羣的魔掌。這次陳蕉桐被捕，李士羣氣得要命。他的站長居然暗中為軍統局工作，非常丟臉，恨到極點，決心要殺死他。陳蕉桐也知道結果如何，堅貞不屈，毫不畏懼，慷慨就義。

這次失事，蘇州站犧牲了兩位非常努力的同志，顧偉非常悲痛，痛哭不已。抗戰勝利後，孫志明在常熟被捕正法。

美麗，而又富於學識，師母如仍健在，看到我們，不知該多麼高興啊！

浦師母待人總是那樣和顏悅色、客客氣氣，不像浦老師的一濼而厲，威而不猛。古人形容父為嚴父，母為慈母，於浦老師和師母可以見之。馬起華兄曾告訴我一個故事：他在幾年前訪問美國時，因為時間匆忙，沒有事先約好，趕到康州橋港去拜望浦老師，一進大門，浦老師感到很突然，隨即問以「為什麼事先不告訴我們？」浦師母立刻笑着說：「他從台灣到這裏來看我們，難得，難得，這不需要什麼 Apologies，快坐快坐。」起華兄又得意地告訴我：他那次在浦老師客寓所吃的那一餐，比前面所說他和我共食的一次，份量格外多，也格外飽。

浦師母係於一九七七年九月三日在美仙逝，我是在同月十一日晚始知此噩耗。那幾天，起華兄和我都在木柵考試院評閱高普考試卷，當我把這個消息告訴起華兄時，他也驚呆了，彼此黯然神傷，不禁落淚。

浦師母籍隸江蘇宜興。據我所知：中國江南之縣市，其名稱帶有一「興」字者，都為物華天寶、人傑地靈的好地方，宜興、紹興、嘉興、吳興、長興……其適例也。民國三十八年四月，南京淪陷，當時我正於國立中央大學讀書，乃與若干同學倉促南奔，途經宜興鄉間，彼此多已離散，乞巧似的我受到宜興同胞那種溫暖的待遇，真使我畢生難忘。浦師母，浦師母，浦師母，言有盡而意無窮，我們對您的追思，正與日俱增！